



wai guo xiao xiao shuo jing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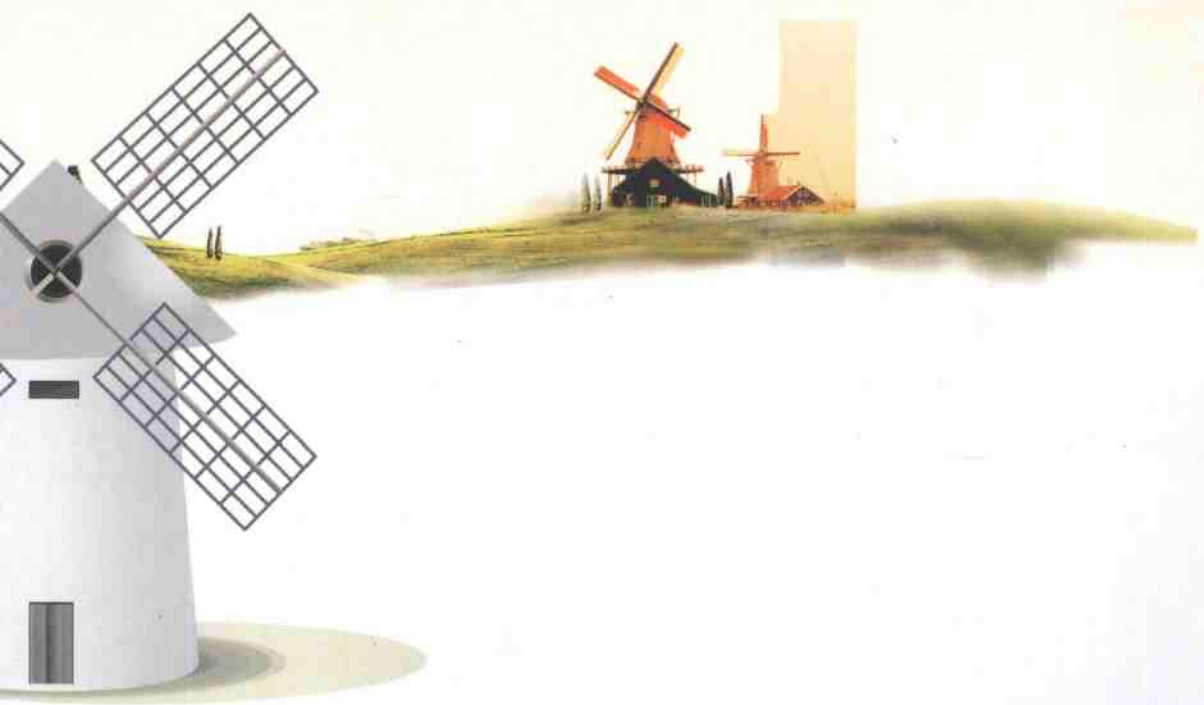
# 外国 小小小说精选

文昊 /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外国 小小说精选



ISBN 978-7-5469-0383-5



9 787546 903835 >

定价：29.80元

# 外国小·小·说精选

文昊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小小说精选 / 文昊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69-0383-5

I. ①外… II. ①文…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外国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884 号

责任编辑: 于文胜

责任校对: 武夫安

书籍设计: 党红

排版制作: 唐梦颖

## 外国小小说精选

主 编 文 昊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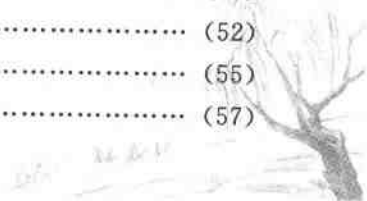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383-5

定 价 29.80 元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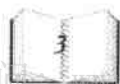
|                          |      |
|--------------------------|------|
| 沼泽地 [日本]芥川龙之介 .....      | (1)  |
| 夏天的鞋子 [日本]川端康成 .....     | (3)  |
| 伤痕 [日本]小林多喜二 .....       | (5)  |
| 钱魔的笑靥 [日本]星新一 .....      | (7)  |
| 被盗的资料 [日本]星新一 .....      | (10) |
| 刻在树上的记号 [日本]都筑道夫 .....   | (12) |
| 来自天上的供花 [日本]山本雅一 .....   | (14) |
| 黑暗的海面 [日本]生岛治郎 .....     | (17) |
| 出租小姐 [日本]三藤英二 .....      | (19) |
| 蓝眼睛 [泰国]曾心 .....         | (21) |
| 惊变 [泰国]陈博文 .....         | (23) |
| 走进别人的梦 [马来西亚]朵拉 .....    | (25) |
| 搭客 [马来西亚]孟沙 .....        | (27) |
| 珍妮的室内植物 [新加坡]张挥 .....    | (28) |
| 保险箱 [新加坡]林锦 .....        | (30) |
| 陌生的童声 [菲律宾]长谣 .....      | (32) |
| 卖身契 [菲律宾]庄子明 .....       | (34) |
|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印度]泰戈尔 .....   | (36) |
|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邦德 .....      | (39) |
| 教师的调遣 [斯里兰卡]伊兰加拉特尼 ..... | (42) |
| 上帝的契约 [以色列]伯斯顿 .....     | (45) |
|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土耳其]阿·涅辛 ..... | (47) |
| 征求没有疯子的城市 [土耳其]依兹古 ..... | (49) |
| 公正 [西萨摩亚]温特 .....        | (52) |
| 豌豆上的公主 [丹麦]安徒生 .....     | (55) |
| 鹰巢 [挪威]比昂松 .....         | (57) |



|                           |       |
|---------------------------|-------|
| 半张纸 [瑞典]斯特林堡 .....        | (60)  |
| 英雄之死 [瑞典]拉格克维斯特 .....     | (62)  |
| 绞死他 [俄国]屠格涅夫 .....        | (64)  |
| 白菜汤 [俄国]屠格涅夫 .....        | (66)  |
| 一个官员的死 [俄国]契诃夫 .....      | (67)  |
| 胖子和瘦子 [俄国]契诃夫 .....       | (70)  |
| 在钉子上 [俄国]契诃夫 .....        | (73)  |
| 柯留沙 [前苏联]高尔基 .....        | (75)  |
| 幸福 [前苏联]高尔基 .....         | (77)  |
| 狼 [俄国]布宁 .....            | (80)  |
| 进入波兰 [前苏联]巴贝尔 .....       | (82)  |
| 没有爱情的罗曼史 [前苏联]沃罗宁 .....   | (84)  |
| 冰雪消融的河面 [前苏联]克拉夫琴科 .....  | (86)  |
| 野生红菊 [前苏联]涅雅琴柯 .....      | (88)  |
| 首长学步 [前苏联]柯坚科 .....       | (89)  |
| 鼓手的遭遇 [波兰]姆罗热克 .....      | (91)  |
| 走运 [波兰]雅·奥卡 .....         | (94)  |
| 穿燕尾服的巴基先生 [匈牙利]米克沙特 ..... | (96)  |
| 财政部长的早餐 [匈牙利]卡尔曼 .....    | (99)  |
| 美丽的女店主 [德国]歌德 .....       | (102) |
| 罪之赐福 [德国]沃尔夫 .....        | (105) |
| 架在脖子上的刀 [德国]萨尔 .....      | (107) |
| 卖笑人 [德国]伯尔 .....          | (109) |
| 与一个窃车贼的通信 [德国]内尔比 .....   | (111) |
| 上班的诀窍 [德国]席波赖特 .....      | (114) |
| 白色菲亚特车 [德国]诺伊曼 .....      | (116) |
| 招聘女秘书 [德国]佚名 .....        | (119) |
| 小园中 [奥地利]里尔克 .....        | (121) |
| 法律门前 [奥地利]卡夫卡 .....       | (124) |
| 骑桶者 [奥地利]卡夫卡 .....        | (126) |
|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瑞士]弗洛特 .....    | (128) |
| 海的坟墓 [荷兰]布洛魁仁 .....       | (130) |
| 鲸的喉咙是怎么长成的 [英国]吉卜林 .....  | (132) |
| 第一位委托人 [英国]特雷恩 .....      | (135) |



|                             |       |
|-----------------------------|-------|
| “诺曼底”号遇难记 [法国]雨果 .....      | (137) |
| 谢弗兰与普鲁士国王 [法国]福楼拜 .....     | (140) |
| 勃鲁阿戴总统 [法国]塞斯勃隆 .....       | (142) |
| 在边境小站 [法国]罗格勒 .....         | (145) |
| 向往乡村的鞋匠 [西班牙]布拉斯科 .....     | (147) |
| 金翅雀 [葡萄牙]托尔加 .....          | (149) |
| 意外的结局 [罗马尼亚]伯耶舒 .....       | (151) |
| 画猫的女孩 [希腊]赫恩 .....          | (153) |
| 暴风雨中诞生的婴儿 [尼日利亚]奥基迪昂 .....  | (156) |
| 叫喊着的土豆 [澳大利亚]怀特 .....       | (158) |
| 金果 [新西兰]拉蒙特 .....           | (160) |
| 大卫的机遇 [美国]霍桑 .....          | (162) |
| 三声枪响 [美国]海明威 .....          | (164) |
| 古堡的秘密 [美国]邓拉普 .....         | (167) |
| 第131级台阶 [美国]布拉德雷 .....      | (170) |
| 来自赌城的电话 [美国]布屈沃德 .....      | (173) |
| 八月的鬼怪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      | (175) |
|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智利]普拉多 .....      | (178) |
| 死人的对话 [阿根廷]博尔赫斯 .....       | (180) |
| 三封信 [乌拉圭]奎罗加 .....          | (183) |
| 通向天堂的弯路 [汤加]埃·哈乌奥法 .....    | (186) |
| 在邮政支局里 [俄罗斯]契诃夫 .....       | (189) |
| 黑夜三圣人 [德国]沃尔夫冈·波舍尔特 .....   | (191) |
| 写给姐姐的情书 [德国]冈·施潘 .....      | (193) |
| 金星人的挫折 [美国]阿·布克华德 .....     | (196) |
| 新鲜空气可以使你致命 [美国]阿·布克华德 ..... | (198) |
| 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兰·休士 .....       | (200) |
| 七时入夜 [美国]詹姆斯·瑟伯 .....       | (204) |
| 花园里的独角兽 [美国]詹姆斯·瑟伯 .....    | (207) |
| 公园里的星期天 [美国]贝·考夫曼 .....     | (209) |
| 皇后们 [阿根廷]乔·乔·荷南戴斯 .....     | (212) |
| 花园余影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    | (214) |
| 十全十美的丈夫 [英国]威廉·利贝特 .....    | (216) |
| 霍拉斯的厄运 [英国]维·坎宁 .....       | (217) |



# 外国小说精选

WAI GUO XIAO XIAO SHUO JING XUAN

- 敞开着的窗户 [英国]萨基 ..... (219)
- 选择 [英国]鲁·克·库克 ..... (222)
- 西班牙的婚礼 [法国]普罗斯佩·梅里美 ..... (224)
- 侯爵夫人的肩膀 [法国]埃米尔·左拉 ..... (227)
- 大教堂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 ..... (230)
- 一个幸运的贼 [法国]吉·德·莫泊桑 ..... (232)



## 沼 泽 地

〔日本〕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地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参观的人来说，是名副其实地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土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加以夸张吧？

——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面对它玩味，一面不由得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踏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边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不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已经故去了吗？”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唯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文浩若 译）



## 夏天的鞋子

〔日本〕川端康成

马车里的五个老太婆，困得直打盹儿，却仍在闲聊着今冬的蜜橘丰收。马儿甩动着尾巴像追赶海鸥似的疾驰。

赶马的勘三非常喜欢马。整个村子就他一人有一辆能乘坐八人的大马车，而且他总是神经质似地把自己的马车装饰得比村里其它的马车都要漂亮。只要上坡，为减轻马的负重，他就机敏地从座位上跳下来。勘三上下马车动作的确轻巧敏捷，他内心也为此而洋洋自得。有时，尽管他坐在座上，可是凭车的摇晃情况，便能觉察到有小孩在后面趴车檐，于是就迅速地飞身下车，“啪”地给孩子的脑袋一拳。因此，街上的孩子最想爬勘三的车，可又最怕他。

然而，今天他却怎么也抓不住趴车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无法逮住像猴子般的“现行犯”。如果在平时，他会像猫一样飞身下车，让过车身，对那个还吊在车上、毫无察觉的孩子的脑袋就是一拳，再颇为自得地骂上一句：

“蠢东西！”

他又从座上跳下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目不斜视地匆匆赶路。她已走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眼睛却闪烁着光芒。女孩身穿粉红色的外套，袜子一直滑落到脚踝，脚上没有穿鞋。勘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少女眼瞅旁边的大海，噤、噤、噤地向马车追来。

“哼！”

勘三厌烦地咋着舌头，回到座位上。心中暗想，这位未曾相识的高贵而美丽的少女，莫非是来海滨别墅的吧，于是态度稍许客气了一些。不过，三次下车都扑了个空，又令他恼火。那少女趴车已有一里之遥，勘三火冒三丈，索兴鞭打心爱的马，让它飞奔疾驰。

马车进入小村庄，勘三用力吹着喇叭，马儿四蹄腾飞。他回首望去，只见那少女挺着胸，手里拿着一只袜子，齐肩短发一甩一甩地跟着跑。



不一会儿，少女似乎攀住了马车。勘三透过身后的玻璃窗，发现少女蜷缩身子趴在车尾。但当他第四次飞身下车时，少女又离开了车，跟在后面走着。

“喂，到哪去？”

少女低着头，默不作声。

“你想一直跟到海港吗？”

少女还是无语。

“去海港吗？”

她点了点头。

“喂，看你的脚，出血了吧！真是个倔强的丫头。唉，你呀！”勘三不由皱起眉头，露出叹服的神色。

“上来吧，坐到里面去！攀在后面马会吃力的。听话，到里面去坐。我就当回傻瓜吧！”

说着，他打开了车门。

过了一会儿，勘三转过头去看：车门夹住了少女外套的下摆，她却连拽都不想拽，刚才那种要强的神色荡然无存，文静而略有羞怯地低着头。

马车又跑出一里地，到了港口。可是在回来的路上，不知不觉中，少女又跟在马车后面追来。这回，勘三直接打开了车门。

“叔叔，我讨厌坐里边，我不愿意进去！”

“看你脚上的血，把袜子都染红了。真刚强！你这丫头。”

马车慢慢地走完了上坡的二里路，又来到了原先的那个村庄。

“叔叔，让我在这儿下吧。”

勘三不经意地看看路旁，只见一双小鞋在枯草上，宛如盛开的小白花。

“大冬天还穿白鞋？”

“我是夏天到这儿来的呀！”

少女穿上鞋子，头也不回，如同一只小白鹭，向小山上的孤儿院飞去。

(黎跃进 译)



## 伤 痕

〔日本〕小林多喜二

“红色救援会”打算在群众基础上发展壮大组织，决定以“小组”为单位，直接在各个地区的工厂中扎根。

××地区的××小组，每天一次会都要增添一两个新组员。新组员在加入时都作简单的自我介绍。有一次，新加入了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组长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中山同志的母亲。中山同志最近终于被关到市谷监狱里去了。”

中山的母亲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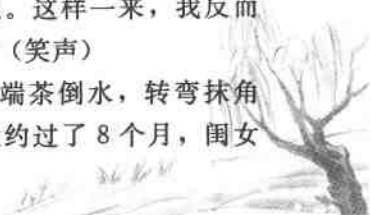
“我觉得，因为自己的闺女进了监狱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救援会里来，总有点儿不好意思……”

“闺女只要两三个月不回家，管区的警察局就打来电话，叫我到某某警察局去把她领回来。我每次都大吃一惊，几乎是哭着跑去的。他们把她从下边的拘留所里带上来。她的脸又苍白又脏，不知在里头呆了多少天了，浑身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据闺女讲，她是因为当什么联络员被他们抓去的。”

“可是她在家里只呆上10来天，突然间又没有影儿了。过了两三个月，警察局又来传我啦。这回是另一个警察局。我到那儿一个劲儿地鞠躬，说都怨我这个做娘的对孩子管教不严，认了错，赔了不是，才又把她领了回来。大概就是这一次吧，闺女说警察嘲弄她说：‘你还干联络员吗？’这使她很气恼。我说这有什么可气的，只要你能早出来就比什么都好。”

“闺女回到家里，给我讲了她们干的许多事情。她说：‘娘，您根本用不着给警察那么鞠躬。’闺女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搞运动，我也只好由着她了。没多久她又踪影不见了。这回却半年多没有消息。这样一来，我反而像傻子似的，天天眼巴巴地盼望着警察局来通知我。”（笑声）

“特务常到我家来，我每次都把他们让到屋里，端茶倒水，转弯抹角地探听闺女的消息，可是一点也探听不出来。这样大约过了8个月，闺女



突然间又回来了。不知怎的，她脸上的表情好像比从前更严肃了。想到这期间闺女遭的罪，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不过，我还是和她有说有笑的。”

“那天晚上我们娘儿俩一块儿上澡堂去，我们有很长时间——也许有一年没一块儿去了。闺女很难得地说：‘娘，我给您搓搓背吧！’我听了这话，高兴得把过去的苦恼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当进到池子里，一眼看到闺女的身子，我一下子呆住了，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停住了似的。闺女看到我的样子，也吓了一跳，问我说：‘娘！您怎么啦？’我说：‘什么怎么的不怎么的，喂，喂，你的身子是怎么搞的哟！’说着说着，我竟当着别人的面小声地哭了起来。闺女浑身上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啊！”

“‘噢，您说这个呀，’闺女毫不在意地说，‘是××<sup>①</sup>的呗。’”

“接着她笑着说：‘娘，您要是知道我被毒打成这个样子，就会明白，说什么也不该给那帮家伙喝一杯茶的！’这句话虽然是闺女笑着说的，可是它猛烈地震动了我的心，真比讲上一百遍的大道理还要强啊！”

“闺女打第二天起又不见了，这回可真的被关进监狱了。闺女身上的伤痕，一直到现在我也忘不掉！”

中山的母亲说到这里，使劲地咬住嘴唇。

（刘光宇 译）

① 可能是“拷打”二字。



## 钱魔的笑脸

〔日本〕星新一

我外出从事宇宙星球开发事业，如今安全降落在地球火箭场上。

下了火箭以后，我跨上皮带运输道路，毫无目的地四处游逛。与我离去时相比，地球上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一切应有尽有，只需将金币投入专设的机器内即可。你想结婚吗？请到结婚机前，投入钱币，便可得到结婚证书。与此相应的离婚机也是在转瞬之间干净利落地处理完毕财产分割以及其他事务。此外，还有安葬机，将尸体搬运来，连同钞票一块儿送进机器，庄严肃穆的哀乐便会响起。与此同时，尸体通过地下管道被送到墓地安葬。而后，机器再向你提供一份登记书，填好后入档保存，以备将来查询。真是方便而讲究实惠的社会。感慨之余，我决定终止天外旅行的动荡生活，在这现代化的城市里，度过日后的光阴。

于是，我朝职业出售机走去。只见机器上根据职业的不同，亦标着不同的价格。我掂掂自己的钱袋，知道连最差的工作都买不起。正无可奈何，无意间，我看见角落里还有一台机器，上面写着：“违法犯罪设备之一，保证内容不重复。”我在它的跟前站了下来。

我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进机器，总算达到了所需金额。一会儿，我得到了一只用纸包好的盒子。我兴奋地打开来一看，一支手枪露了出来。附带的说明书上写着，这是一支麻醉枪，人若被击中能使他昏然大睡，两小时后方能恢复。此外，盒子里还有手电筒、玻璃刀，以及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上印有标明博物馆所在地的详细构造图，箭头指出潜入路线和逃脱方向，连最合适的盗窃时间也都注得一清二楚，并有一个附注：“此犯罪计划从购买之日起，一周内仅属你有，断无与他人重复之虞。”

我感叹着，决心试试身手。挨到天黑，我开始行动了。我轻而易举地将有印记的窗户从外面撬开，拧亮手电筒摸进去。我目标所在的那间房子里陈列着几件小型工艺品，我用玻璃刀在玻璃柜上划开一个小洞，伸手将一件工艺品取出。突然，报警装置铃声大作，接着便传来警卫跑来的脚步



声。我隐身暗处，射出一发子弹。正像说明书所描绘的，警卫倒地而睡，我则安然逃脱。

啧啧，真玄乎！居然大功告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真没想到这货真价实的珍藏品，现在成为我的掌中之物，确实是洪福不浅呵！

我正欲为这垂手可得的宝贝干上两杯，忽然又不安起来：这宝贝固然价值千金，可是卖给谁呢？倘拿到外边拍卖，那马上就会被查获，银铛入狱便成了我的结局。总之，宝贝无法兑成钞票，连出示人前吹嘘一阵都办不到，简直如同废物一般。我不免懊丧起来。

我在夜晚的街道上溜达，走进一条昏暗的小巷。没想到这儿也放着一台机器，我看了看被灯光照得清清楚楚的文字说明，上写着：“收购盗窃赃品，高价，严守秘密。失盗保险公司联合经营。”

我将工艺品放进机器入口，一阵沙沙声过后，一大笔我未敢奢望的钞票出现在眼前。收购机的录音设备响了起来：“谢谢顾客，愿为您效劳，在此特提醒您注意：您在作案现场已被红外线摄像机拍下了照片，警方正在搜捕您。倘您此刻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请咨询10米以外的机器……”

我赶紧跑到10米外的那台“藏身之所买卖机”跟前，按所需金额将钱投进机器里，只见从里边送出一张地图和一把钥匙来，这是标明安全藏身之所的地图和房门钥匙。

在“藏身之所”里，只要把钱投入房中特设的机器中，按按选择电钮，食物自会送到面前。价格比市场上贵一点儿，不过也无可奈何，总比蹲监狱强得多吧。房间里安装着收费装置，我每天必须按指定的金额，定时交纳。然而，这种光支出无收入的生活肯定长久不了，手里的款子会有用完的一天。瞻望前途，不寒而栗。我决定不交房钱试试。

岂料这么一来，室内警报器锵然大作，仿佛在催促：没钱你就趁早滚出去吧！我打开房门，狼狈出逃。没想到跑出去没多远，又让管理人揪住，以“赖交房租罪”送交警方。

经过一番调查，我在博物馆盗窃一案暴露无遗。我受到法庭的审判。我把余钱全部送进自动辩护机内，辩护机辩护道：“因被告未谙地球新近之习惯，故请酌情减刑。”看来，假如我再有钱，辩护机或许还能辩得更像样一些呢。

法庭宣布对我处以罚款。我身无分文，只好被送进监狱，以劳动补偿应交的罚金。

过了一年又六个月，牢房的天花板上响起声音：“你已交足罚款，可以释放你了。望你今后能做一个正直的人。”

房门打开了，可以随意出走了。然而，一年又六个月来，我终于幡然省悟：地球上这种处处散发着铜臭气的生活，实在令人恐惧。如果没有钱，就别想有立锥之地，我在地球上该去哪里呢？……

(程 森 译)

